

如果影片把悬念放在“核弹试验不成功”显然是徒劳的。于是诺兰把恐惧点留在科学家引爆那一刻的另一种未知——奥本海默在引爆前去见了爱因斯坦，问他：当我们引爆原子装置，有可能会引发链式反应，导致大气层被引燃（整个地球炸飞），如果真相是灾难性的，我该怎么办？爱因斯坦回答他：那你应该停下来，向纳粹展示你的发现，这样双方都不会毁灭世界。

此前，奥本海默研发原子弹的合理性在于：第一，纳粹也在研发；第二，研发成功可以提早结束二战。而在面对“地球可能毁灭，虽然几率接近于零”的选择题时，科学家们还是决定按下按钮。诺兰说：“科学家们的内心感受到极大的恐惧，为那种可怕的可能性。”

他甚至坚持用实拍而非特效的方式，亲自去体验这种引爆的危险和恐惧——诺兰在新墨西哥州还原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基地，包括爆炸时的钢架、地堡。他说：“电脑特效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，可以让你完成任何效果，但它让我觉得太安全了。我们之所以实拍，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真实的爆炸以及火焰。实拍会给观众一种紧张感，视觉特效是很难模拟这种效果的。”

“世界还没准备好迎接这一切。”但核时代已先行到来。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，哪怕大气层并未因此炸裂，人心也迅速发生链式反应，“我们确实毁掉了整个世界”。

片中点题的一句话“你将成为普罗米修斯，赋予他们力量，却会毁掉自己”出现在电影半途；而“三位一体”试验成功，则在这句话说出的半小时之后。奥本海默真的没



上图：三一试验基地。

余生，
奥本海默在干一件难度不亚于造原子弹的事：叫醒装睡的人。

有选择的自由吗？他的朋友伊西多·拉比本来也是曼哈顿计划邀约的科学家之一，但他不想把学识用来制造武器，后因发现核磁共振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——现在医院里用的MRI和家用微波炉都得益于他。

在得知广岛长崎22万人身死时，奥本海默又引过《薄伽梵歌》中的另一句话，并且成为他的名言：“我现在成了死神，世界的毁灭者。”但曼哈顿计划的同事说他：“不管重来多少次他都会这么做，因为原子弹能让他成为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。”

奥本海默制造原子弹当然有个人成就功业的野心，但他也在1945年之后长期致力于控制核武器的发展——包括反对氢弹研发，构思制定国际原子能控制报告……即使当他从“原子弹之父”、《时代》周刊封面人物这样的科学明星神坛上跌落，变成政治嫌疑犯，他仍然没有接受爱因斯坦的建议去国外大学搞科研，而是继续利用自己科学家的影响力，逆势而行，反对核军备竞赛。

余生，奥本海默在干一件难度不亚于造原子弹的事：叫醒装睡的人。

他践行了他的名言：“身为一位科学家必须坚信，知识以及它所赋予的力量对全人类有真正的价值；更须确信，你是在利用它的力量来传播知识，而你也愿意承受一切的后果。”

他成功了吗？看看现在的世界，这很难说。

所以整部《奥本海默》里，最令人紧张和窒息的，并不是原子弹试验蘑菇云升空的那一刻，而是无数个白夜，在那个不到十平方米的秘密小屋里，奥本海默被迫在各路神佛面前自证清白——眩晕的白光笼罩住他，甚至比核爆更刺眼。

这世界上缺的，从来也不是有良知的科学家。我有一种预感，诺兰这次有点像推大石头的西西弗斯——真正需要看《奥本海默》的人，并不会在意奥本海默们。本质上科学家和原子弹一样，都是他们称手的兵器。好比今年夏天《奥本海默》碰巧和《芭比》同档期，一群人就玩起了“芭比海默”的梗——同样一朵蘑菇云，于此地是吞噬一切的人间炼狱，在隔岸观火的人眼里却是绚烂的粉色礼花弹。■